

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表述*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研究评述

霍巍 李帅

内容摘要：对西藏历史地位的认识及其表述向来为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若干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的梳理，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表述的提出、发展到完善的历程作了综合评述，指出了这一表述内在的历史逻辑及其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坚实的理论基础。文中对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准确之处也从学理层面提出了建议。

引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现已广泛出现在我国政府对内和对外的宣传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官方表述。但这个表述并非从来就有，从其提出、发展到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表述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具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1&ZD121）系列成果之一。

有重大的学术意义，通过对这一表述研究史的回顾，可使我们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及其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以及西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于西藏长期作为政治和学术的热点，有关“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主题的论述已经十分丰富，但涉及的内容却比较接近，主要集中在西藏与祖国关系的探讨、西藏属于中国的论证、“藏独”谬论，以及对这些谬论的驳斥等方面。目前，王辅仁、李绍明、东噶·洛桑赤列、拉巴平措、张云、孙勇、罗广武、朱晓明、刘文尧、周润年、王小彬、牛治富等学者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有过直接论述，其中朱晓明和王小彬两位先生就这一表述的研究史、研究现状、成果、面临的问题，以及意义等进行过总结性梳理，基本理清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发展脉络¹。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分歧。鉴于此，本文首先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的认识进程进行系统梳理，以明确这一表述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发展历程、立论依据，以及目前所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然后着重从学理角度对已有的成果与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更全面、深入和客观地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所谓的“西藏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就是所谓的“西藏问题”。由于立场不同，“西藏问题”似乎具有双重含义：中国政府的西藏问题是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西藏的地位早已确定，不存在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的问题²。而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及其支持者所谓的“西藏问题”就是另一层意思，其实质就是“西藏独立”³。

1 a. 朱晓明：《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b. 本刊记者：《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上）——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1）：27-31；c. 本刊记者：《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2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3 a. 拉巴平措：《所谓“西藏问题”的历史由来和现状（代序）》，《透视“3·1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深度分析拉萨“3·14”暴力事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2-35；b. 郝莹：《所谓“西藏问题”的由来及实质》，2008-12-27，新华网：http://tibet.news.cn/gdbb/2008-12/27/content_15279590.htm，2013年6月3日；c. 本刊记者：《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侵略是“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3）：29-32。

所谓的“西藏问题”出现得比较晚，是近代特殊历史时期国内纷乱和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产物。近代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日益衰落，并在英、俄等国的侵略下不断丧失西藏权益，加之清末治藏策略的失误又使藏、汉关系遭到严重损害，导致西藏分裂势力开始孕育和形成。民国时期内地又长期处于战乱，作为中央政权的民国政府无力强化对西藏的经略，导致西藏地方分裂势力进一步壮大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产生了背离祖国和谋取“独立”的想法，但这些图谋始终没有得逞。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政权采取各种方式终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及时遏制了西藏日益明显的“独立”倾向。但是“藏独”分子并未抛弃西藏“独立”的图谋，再于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独”分子逃到了印度，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代替了英国并在之后的“西藏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⁴。外逃的“藏独”分子到处宣扬“藏独”和所谓的“西藏问题”并试图使之国际化，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际反华势力的暗中支持，他们先后抛出了“西藏自古独立说”⁵“民国时期独立说”⁶“满蒙非中国说”⁷“供施关系说”⁸“檀越关系说”⁹“宗主国与附庸国”¹⁰等有关西藏地位的谬论，但都遭到了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驳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复兴以及国际环境的改变，“藏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受到压制，他们开始寻求一些含蓄和变相的字眼来表达“藏独”思想，于是就出现了“中间道路”“大藏区”“西藏真正自治”等词语¹¹。综上可知，所谓的“西藏问题”其实是“藏独”势力和外国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本质都是谋求分裂国家。

4 a. 沈己尧：《“西藏问题”的由来和出路》，《中国西藏（中文版）》，2000（1）：3-6；b. 沈己尧：《“西藏问题”的由来》，《统一论坛》，2008（5）：50-53。

5 a. 黎吉生著，李有义译：《西藏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b. 夏格巴著，刘立千、罗润苍等译：《藏区政治史》，印度德里藏文1976年版，1992年译；c. 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著，贺明明、吴聿衡译：《西藏的地位》，北京：中央统战部，1991年。

6 a. 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b. 张云：《论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23-41。

7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8 a.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b. 夏格巴著，刘立千、罗润苍等译：《藏区政治史》，印度德里藏文1976年版，1992年译。

9 柏尔原著，宫廷璋译述：《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九年。

10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8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网站：<http://www.zyztb.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tzb2010/S1829/200911/574195.html>，2013年6月3日。

11 施爱国、吴佳莹：《冷战后达赖集团“西藏问题”国际化策略之分析》，《学理论》，2009（24）：48-51。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对所谓的“西藏问题”产生和存在的背景、影响因素，以及演变历程有了很好的认识，这其实也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主题出现和存在的背景，以及所要针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认识过程

关于西藏与祖国、内地政权的关系，以及西藏何时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认识一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我国学术界、政治界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种说法，分别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¹²。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其中某种或全部说法做过相应的评述，对不同说法的内容、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也有过介绍和分析。其中朱晓明先生认为这三种说法在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产生的背景和针对的问题等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三者间有一定的前后发展关系，是学术界对西藏与祖国关系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的结果¹³。下面分别就这三种说法出现的时代、针对的问题、具体内容，以及使用情况等进行介绍。

（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虽然有学者未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当做一种说法，但它却是出现最早、使用最广的说法，并与其他两种说法有着学术研究上的承袭和深化关系，因此有必要单独提出。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有关西藏地位说法中最简短、宽泛但却不失明确和直接的一种，在不同时期都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其他一些相似的说法，如“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¹⁵等。关于这类说法的产生背景和使用情况，朱晓明和王小彬两位先生已有过具体介绍，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从西藏和

12 a.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b.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上）——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1）：27-31。

13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14 a. 罗旭：《“我们坚定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16日第003版；b. 叶晓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4月22日第004版；c. 王静：《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9年7月27日，中国西藏信息中心：http://info.tibet.cn/info/history/200907/t20090727_490555.htm，2013年10月3日。

15 桑吉悦希（天宝）：《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人民日报》1949年9月8日。

平解放初期到现在都一直使用的提法¹⁶。其实,这种说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提出,如1912年袁世凯作为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就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¹⁷;1931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在参加南京国民议会时也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讲演¹⁸。显然,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都针对的是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亲帝分裂势力和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制造“西藏独立”,以及阻挠西藏和平解放的猖獗活动,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领土完整,以及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都有贡献¹⁹。由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是对现实、对结果的承认”,可以在不同场合、对象和要求下有具体不同的说法,被认为是“对任何人,包括对西方国家的基本要求”²⁰,所以除了“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的歪曲否认外,目前学术界对这种说法还没有异议,其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只是存在对象、层次和要求的不同²¹。

(二) 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20世纪上半叶也已提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主流说法,直到现在还有提及²²。除上述表述外,还有一些与之相近的说法,如“西藏自元朝开始纳入中国版图”“西藏在元朝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元朝西藏正式并入中国版图”²³,以及“西藏自13世纪中叶以来归入祖国版图”²⁴等。“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

16 a.《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b.《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17《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采自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346。

18张云:《漂泊中的佛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139-140。

19《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20《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21《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22易凌、王建华:《最新研究再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2年3月3日,新华网,http://news.hexun.com/2012-03-03/138912467.html,2013年6月4日。

23《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8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网站。

24王辅仁:《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王辅仁与藏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58-59;该文亦见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编:《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21-49。

一部分”的说法首先由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内地的演讲中提出²⁵，之后阿沛·阿旺晋美²⁶、杨公素²⁷、张江华²⁸、安应民²⁹、张植荣³⁰、卢秀璋³¹等先生，以及这一时期有关西藏的著作，如《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³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³³《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³⁴《西藏历史地位辨》³⁵等，都持这种说法。“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说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但被重点提及和大量宣传，主要是在西藏进行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通过强调元朝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进程以及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标志³⁶。显然，无论“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有无局限，它都是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相对宽泛说法的进一步细说，以更加确切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这类说法强调元代时中央政府就已对西藏地方进行治理，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进行治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由此证明新时代的中央政府在西藏进行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此外，将元代作为西藏与祖国和中央政权关系转变节点来看待的进步之处在于其有明确和丰富的历史材料作为依据，也符合古代中国的正统王朝史观。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如王辅仁、朱晓明、霍巍³⁷、张云、孙勇和王小彬等先生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缺陷，表述不尽准确和科学。首先是王辅仁先生在《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较早地

25 a.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b.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上）——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1）：27-31。

26 a.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的若干问题》，《中国藏学》，1989（1）：1-7；b. 阿沛·阿旺晋美：《回到温暖的祖国大家庭》，《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19。

27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页。

28 张江华：《西藏何时归入中国版图》，《民族研究》，1989（5）：31-32。

29 安应民：《略论西藏历史的几个问题——驳“西藏自古独立论”》，《兰州大学学报》，1988（3）：98-106。

30 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1。

31 卢秀璋：《从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看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潮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1）：162-171。

32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73：序言第2、3页，正文第41页。

33 黄玉生等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前言第6页。

34 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前言第1-3页，正文第40页。

35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36 a.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b.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37 翟新颖：《藏学家霍巍：从“历史中国”概念看西藏主权归属问题》，2013年4月27日，中国西藏网：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304/t20130427_1881721.htm；2013年6月5日。

对“西藏自13世纪中叶以来归入祖国版图”的说法提出了异议³⁸，因为这种说法意指13世纪以前的西藏不在中国之内，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弄混了“中央政权”和“中原政权”的概念，错误地把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作为“纳入中国版图”的标准，同时也忽略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一部分的事实³⁹。对于“以行政管辖为原则的方法套用的是近代国家的概念，既不能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形成的客观实际，也会陷入概念上的混乱；不仅不能解决西藏地方的一些历史问题，也无法解释整个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⁴⁰，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⁴¹。同时，由于“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主要着眼于元代及其后的历史，所以对于这种说法的论证主要依靠文献材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但客观上却有助于学界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去对西藏与内地，特别是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做系统和相对完善的梳理，对后期的研究和论证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虽然“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存在众多缺陷，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到13世纪中叶时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怎样认识这一时期之前和之后西藏与祖国、西藏与内地政权关系的不同就成了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早在公元7世纪初西藏就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她与当时内地的唐王朝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关于两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吐蕃隶属于唐王朝，“吐蕃王朝是中央政权下属的一级地方政权”⁴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吐蕃与唐王朝是并列的两个政权，互相并不统属⁴³。目前，后者已成为主流观点。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⁴⁴，所以吐蕃虽不是唐王朝的下辖政权，但其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到13世纪中叶时，西藏与内地政权的关系已与之前明显不同，此时的西藏已处在内地政权也即是中央政权——蒙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成了

38 《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王辅仁与藏学研究》，2006：58-59。

39 罗广武：《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0（6）：14-18。

40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41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42 a. 《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王辅仁与藏学研究》，2006：58-59；b. 周炜、孙勇：《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谁也无法改变》，《人民日报》2009年7月6日第16版。

43 a.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该文亦见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3）；b. 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前言第1页；c. 《西藏历史的若干问题》，《中国藏学》，1989（1）：1-7。

44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

中央政权下属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以下对于西藏地方与元政权关系的说法是十分妥当的,既未割裂西藏与祖国的历史关系,同时又突出了元代西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新特点,具体如“元代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⁴⁵“中央政府自元朝开始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⁴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⁴⁷“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⁴⁸“元朝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⁴⁹等。上述表述看似与“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有相同之处,但已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核心是强调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这是目前对于“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所作的修正及深化认识。

(三)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195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社论,其中就有“西藏一向是中国的领土”的表述⁵⁰;1959年,魏千志先生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名为《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自古”的表述方式⁵¹;而后在1963年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中也有“西藏地方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相似说法⁵²。虽然上述这些表述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相似的意思,但当时都未进行具体论述,也没有成为一种正式的说法。其实“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真正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说法要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现实和理论两个背景:现实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藏独”言论及活动出现了新变化,他们不再赤裸裸地宣称“藏独”,而是改用了一些相对隐晦的提法来变相宣传“藏独”⁵³,这些提法都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客观上要求中国学术界在有关西藏地位及其与

45《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国”关系的几种主要说法及其依据》,2009年3月27日,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3/150391/9038626.html>,2013年6月5日。

46《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47本报评论员:《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系列评论之十六》,《西藏日报》2008年12月17日001版。

48徐锦庚、张帆、刘维涛:《西藏始终置于中央政权有效管辖——访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研究员、国际藏学会理事巴桑旺堆》,《决策探索》,2008(5):40-43。

49张云:《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23-27

50《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51魏千志:《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学月刊》,1959(6):4-7。

52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序言第2、3页,正文第41页。

53《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祖国关系的讨论中要不断地深化认识。理论背景则是指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我国史学界、民族学界开展的对中国和中国各民族历史问题大讨论中所创生的众多新认识和新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⁵⁴、谭其骧先生的“历史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论”⁵⁵等。这些认识和理论扩大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和视野,突破了过去狭隘的以“中央政权”或“中原政权”为主导来认识历代民族政权的观念,认识到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即“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个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⁵⁶。正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以及理论和认识不断创新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才使得学术界对元代之前西藏与祖国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最终导致之前流行的“西藏在元代纳入版图说”(简称“版图说”)逐渐被弃用⁵⁷,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亦简称“自古论”)说法则成为主流且已写入了中国政府有关西藏的文件中,如 2009 年 3 月 2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中就使用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⁵⁸,这是中国政府在西藏白皮书系列中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一重要表述⁵⁹。

回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其实也是对西藏历史及其与祖国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就发表了名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章⁶⁰;而后王辅仁先生在《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一文中也鲜明地提出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观点并作了论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现在的中国是历史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结果⁶¹。这之后,在不同科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界对于西藏早期文明、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与祖国及中央政权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在如王辅仁、拉巴平措、张云、孙勇、罗广武、朱晓明、

54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55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

56 孙勇:《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tibetculture.net/zxyj/cnzh/zxhz/200808/t20080825_422344.htm,2013年6月10日。

57 《为什么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0(6):14-18。

5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59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下)——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统一论坛》,2013(2):51-56。

60 李绍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知识》,1980(2)。

61 《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王辅仁与藏学研究》,2006:58-59。

王小彬、刘文尧⁶²、周润年⁶³、牛治富⁶⁴、唐韵娣⁶⁵等众多学者的专门研究下逐渐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提法，那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13世纪开始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⁶⁶。与前两个说法相比，“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在时间限度上更加久远，不再限于元代，亦不限于吐蕃，而是上溯到西藏文明的开端，简单地说就是“自有人类活动以来”⁶⁷，绝对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1万年前的史前时代”⁶⁸，甚至可到5万年前⁶⁹。在论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时，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历史文献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所以这一时期的论证方法也有很大的突破，广泛吸收了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的成果，使得论证过程与结论更加充实可信。最后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说法已是目前的最新认识，但亦存在不足，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⁷⁰，我们将在后文进行专门说明。

三、“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论依据

学界对于西藏与祖国关系的认识和论证经历了由单一依靠历史文献到综合多学科成果的发展过程，最新认识是在以前各种认识基础上不断修正和深化的结果，不同时期的论证依据共同构成了最新成果的坚实基础。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我们可将目前学术界在论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时所用的依据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依据，二是事实依据。

62 刘文尧：《从不可辩驳的历史看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日报》2008年9月13日第003版。

63 赵岩：《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访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周润年教授》，《中国民族教育》，2008（5）：21-23。

64 a. 牛富治：《国家形态的演进及其对西藏历史认知的启示——兼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日报》2009年12月5日第003版；b. 何胜科：《自治区党校副校长牛治富在我地做专题报告——阐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喀则日报》2010年9月2日第A01版。

65 唐韵娣、关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辽宁警专学报》，2008（4）：4-6。

66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67 罗广武：《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68 霍巍：《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研究》，2010（3）：58-67。

69 朱普选：《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70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4）：16-21。

（一）理论依据

1. “共创论”和“自古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多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⁷¹，这得到了白寿彝、翁独健、翦伯赞、谭其骧等众多学者的赞同，他们都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和现今的中国是由古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⁷²，有学者将这些认识概括为“自古论”和“共创论”⁷³。“共创论”和“自古论”是学界在对中国历史和文明深入认识基础上提出的，突破了单纯依靠历史文献和单纯将政治关系作为地域和民族归属标准的狭隘认识，可以在更长时段和更广视野下去理解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以及藏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也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得以提出和立论的基本理论依据。

2. 历史中国疆域理论

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疆域的变动和差异，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边疆史的许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但这个问题历来争议很大⁷⁴。在有关中国历史疆域的讨论中，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的是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那就是将“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⁷⁵。依谭先生的观点，西藏显然处在历史中国的疆域范围内，西藏任何时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存在某一阶段西藏历史处于中国历史之外的情况，这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成立再添一个理论依据。

3. 民族政权与历史中国关系理论

学术界在讨论吐蕃与唐王朝关系时曾有过争论，争论的原因看似是未弄清“中央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差异，其实根本原因是未能正确理解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的区别、中西文明发展的区别与特点、民族与国家的区别，以及古代中国民族的定义等问题⁷⁶。由于“国家”概念古今不同，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概念来套用古代的国家，亦不能

71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1999。

72 a.《论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变迁》，《王辅仁与藏学研究》，2006：58-59；b.《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

73 孙勇：《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

74 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2）：78-83。

75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

76 张云：《怎样认识和对待西藏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思想战线》，2002（2）：58-62；该文亦见于张云：《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42-55。

将古代王朝等同于古代中国⁷⁷，更不能将古代汉族建立的国家作为古代中国，而将非汉族建立的国家如吐蕃、南诏、渤海，以及元朝、清朝等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权与历史中国的关系，谭其骧先生在提出历史中国疆域范围的观点时也曾有过论述，指出只要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⁷⁸。如此看来，西藏历史上建立的任何政权包括吐蕃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吐蕃王朝的定位，既不将吐蕃王朝作为中国之外的政权，亦不将其放在唐王朝之下，而是将它们作为历史中国概念下两个并列的政权。这个观点不仅跳出了过去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传统史观，而且也符合历史实际，很好地阐明了吐蕃王朝在历史中国中的地位，深化了西藏与祖国关系的认识。最近，孙勇先生还提出在看待西藏与祖国关系时要有“历史方位的观念”，认识到西藏今天的现实是有“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⁷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西藏历史发展与现实之间的必然关系。

（二）事实依据

有关西藏与祖国关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学术界挖掘和梳理出了大量客观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证据最初只有文献材料，后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证据的采用呈现出多学科化的趋势。众多的事实证据不仅说明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说明了西藏为何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1. 汉藏同源

汉藏同源是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依据之一，其意义在于将西藏文明、藏民族及其文化的渊源与内地和汉民族等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自古论”的合理性。汉藏同源说主要有以下两个依据：人种与血缘同源、语言同源。

（1）汉藏人种与血缘同源

汉藏人种与血缘同源的观念首先来源于古文献记载，在吐蕃这个名称出现以前的周秦汉晋时代的汉文文献中就已出现了对青藏高原东北部一带族群的记载，当时这些区域的族群都被泛称为“羌”，他们很早就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发生联系，并在与汉民族互动

77 《论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23-41。

78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34-45。

79 孙勇：《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

过程中或继续向青藏高原内部及周边区域迁徙，或进入中原地区而融入汉民族⁸⁰。正因为青藏高原与羌人之间有这种联系，所以中原王朝的正史仍将吐蕃归入西羌，在《旧唐书》中有“吐蕃……本汉西羌之地也”⁸¹，《新唐书·吐蕃传》中亦有“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⁸²。学术界正是根据历代文献记载推定藏族的祖先是古羌人，而羌、汉同源，只是由于平原、山地、草原等地形差异及进化速度的不同而逐步分化开来⁸³，因此渊源于古羌人的藏族也应与汉族等民族在人种和血缘上同源⁸⁴。同时，吐蕃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不断将作为古羌人部落的女国、附国、苏毗、大小羊同、党项羌等吞并，他们都是藏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汉民族存在血缘关系⁸⁵。此外，多识先生在通过对语言、习俗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后指出“藏族和古羌人同属一个民族，‘羌’和‘蕃’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⁸⁶。由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那种简单地认为藏族渊源于“西羌”的说法已经受到了挑战，马长寿、格勒和石硕等先生都对这种说法产生了质疑⁸⁷；其中石硕先生通过对文献，以及西藏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后认为藏族先民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古羌人只是其中重要的来源之一⁸⁸。藏民族不应该是单一起源而应该是不同时期多种族群融合后的产物，但这与汉藏民族人种与血缘同源的说法并不矛盾。除汉文文献外，藏文文献中也有汉藏同源的记载，如《汉藏史集》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藏、蒙古。”⁸⁹虽然上述记载均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至少可以看出藏族史家对汉、藏、蒙古族同源说的认同。总之，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藏族先民或至少部分先民应与汉文文献记载中的古羌人有关，由于羌人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所以藏族也应与华夏民族有亲缘关系。

除了文献证据外，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考古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证明

80 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1986：5-7。

81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5219。

82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1。

83 转引自罗广武：《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84 蒲文成：《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85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86 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2）：39-46。

87 a. 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b. 格勒：《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中国藏学》，1988（2）：79-87。

88 石硕：《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2）：64-69；亦见于石硕著：《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9-40。

89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2。

汉藏民族在血缘和人种上有密切联系。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西藏藏族是由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为主体并不断吸收由北部地区进入的古代蒙古人种发展而来⁹⁰，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一样同属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最早源于以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中国北部的晚期智人⁹¹；同样，通过对西藏林芝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现代西藏人头骨，以及现代藏族体征的连续研究发现藏族的体质特征与中国华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最接近⁹²。同时，医学界在通过对藏族白细胞抗原(HLA)的研究后得出了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相似认识⁹³；最近中外学者又利用分子生物学中的DNA和男性Y染色体分析技术对汉、藏人群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汉藏人群具有相同的基因类型，说明他们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和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⁹⁴。相对于前两个学科而言，考古学对汉藏民族血缘和人种关系的研究则是间接的，即根据西藏与内地旧、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金属时代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密切关系认为祖国内地的人群很早就向西藏迁移并成为藏族的先民之一⁹⁵。

(2) 汉藏语言同源

语言同源是证明民族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很早就有学者通过研究汉、藏语言关系来探寻两民族的亲缘关系，相关成果在张云、蒲文成、孙勇等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过介绍。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汉藏两种语言同属汉藏语系，二者间存在亲缘关系，都是由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⁹⁶。首先在语音方面，公元7世纪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先秦时期的汉语读音有极大的相似性⁹⁷；在语字方面，汉、藏语间存在着许多同源字，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和统计，如美国学者包拟古在《原始汉语与藏语》一书中指出了485个相互关联的藏汉语字，而俞敏教授更是指出了近600个藏

90《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91 a. 格勒：《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藏学》，2002（4）：6-21；b. 马超：《西藏的历史不容篡改》，2009年7月27日，中国西藏信息中心：http://tibet.cn/info/history/200907/t20090727_490557.html，2013年7月10日。

92《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93《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8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网站。

94《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95 a.《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研究》，2010（3）：58-67；b.《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2）：64-69。

96《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

97《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汉语同源字⁹⁸。

2. 文化上的渊源与紧密联系

西藏与内地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也是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重要依据。由于没有文献资料,所以早期阶段(吐蕃王朝以前)西藏与内地的文化关系主要依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来证明,如笔者之一霍巍的《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一文就通过系统梳理西藏旧石器时代到吐蕃时代的考古资料,从考古学的角度勾勒出了西藏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及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观点提供了考古学的支撑⁹⁹。据研究可知,西藏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人类活动,这一时期西藏的旧石器和细石器文化虽然可以观察到与很多地区的联系,但主要文化面貌还是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系统相近¹⁰⁰,应当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¹⁰¹。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西藏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多样,自身特点也逐渐加强,至少可分为藏东河谷、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以及藏北高原三大文化区¹⁰²,这三个区域内的文化都与内地存在联系¹⁰³。其中藏东河谷区以卡若文化为代表,它受到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过接触¹⁰⁴,该文化早期的圆形半地穴房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与甘青等地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中传统的居住形式相近,在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米也应是来源于黄河流域的典型作物¹⁰⁵。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虽处在西藏腹地,但位于这一地区的拉萨曲贡遗址也与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¹⁰⁶;至于藏北高原文化区内的细石器文化,它仍与以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有关¹⁰⁷。其实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对西藏的影响远不止今天西藏的范围,在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也有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¹⁰⁸,同样在克什米尔的另一处遗址扎霍姆遗址中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

98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略说》,《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1-21。

99 《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研究》,2010(3):58-67。

100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略说》,《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1-21。

101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102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23。

103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104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谁也无法改变》,《人民日报》2009年7月6日第16版。

105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略说》,《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1-21。

106 《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107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108 a. 徐朝龙:《喜马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农业考古》,1988(2):137-144;b. 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兼论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与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联系》,《农业考古》,1990(2):101-107。

烈影响，以及与中国西南新石器文化的某些联系¹⁰⁹。依据考古学所提供的线索，已有学者描绘出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向青藏高原传播的一条路径：中国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云南白羊村和大墩子新石器文化¹¹⁰。上述认识虽不一定准确，文化的传播也绝不是如此简单呈“单线性”地展开，但这一表述也确实认识到了青藏高原与中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由于西藏新石器时代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还存在许多缺环，所以目前学术界把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之后到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这一段时期称为“早期金属时代”¹¹¹。这一阶段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比较少，所以非考古专业的学者在认识这一时期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时往往采取忽略态度，仅有极少数学者提到青海地区的一点材料，如青海湟中孙家寨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石锤与北京昌平西周早期墓葬中的石锤相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杂多县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铜镜与河南安阳殷墟中的铜镜十分接近¹¹²。除了物质文化所显示出的联系外，还有学者注意到汉、藏先民在思想观念上的交流也早已存在，如西藏存在的“五行”和“八卦”观念就来自中原¹¹³。

吐蕃王朝建立后，西藏开始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相关文献材料更加丰富，其中既有藏文资料，又有汉文资料。据文献记载，唐朝和吐蕃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历算与医学、工艺美术、风俗，以及宗教思想等方面¹¹⁴。在语言文字方面，一是吐蕃派出贵族子弟入唐学习汉语、汉文，以及汉地的文献典籍与治学方法；二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将《毛诗》《礼记》《左传》《尚书》等汉文诗书文典传入吐蕃并译成藏文。在历算和医药方面也有大量汉文书籍传入西藏，汉、藏医生还相互到对方地区行医和传艺。在工艺美术方面如汉地的制陶、制瓷、制砖、建筑等技术传入吐蕃，而吐蕃的金盃、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角、毛毡等方物特产亦相继传入内地；同时两地的音乐、舞蹈、绘画等也相互影响。宗教思想的交流主要表现在佛教方面，汉地佛教曾对西藏产生过重大影响，两地僧人曾长期交往并讲经译经¹¹⁵；此外吐蕃还积极学习

109 《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

110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111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9）：9-19。

112 《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113 a. 王尧：《古代哲学思想的交流——“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在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35-46；b. 王尧：《河图、洛书在西藏》，《中国文化》，1991（2）：135-137。

114 黄万纶：《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3）：58-63。

115 《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唐朝的典章制度等政治文化¹¹⁶。吐蕃灭亡之后的西藏陷入了分裂局面，但其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汉藏两族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同时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¹¹⁷。另外吐蕃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学和风俗习惯还对邻近的西夏产生过深远影响¹¹⁸。到元代时，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形式已与以前明显不同，西藏地方开始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这种关系历经明、清、民国直至现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也被放到政治关系之下来探讨，内容十分丰富。

3. 政治联系

从政治关系上来证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方式由来已久，是学术界开展最早、涉及最多和着力最深的方面。由于吐蕃王朝是西藏历史出现的第一个政权，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讨论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开始于此，之前的联系都未能上升到这个层面。如前所述，吐蕃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并列的政权，互不隶属，但二者间的政治联系却十分紧密，存在着联姻、册封、通使和会盟等多种形式。联姻如唐朝先后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册封如唐高宗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的封号。两国间的通使十分频繁，从634年唐蕃首次建立关系开始到842年吐蕃王朝灭亡这段时期内唐蕃间的通使来往达到290多次，平均每8个月就有一次使臣来往¹¹⁹；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说明唐王朝的使者已能通过吐蕃出使印度¹²⁰。关于唐蕃间的会盟，最著名的证据是拉萨大昭寺外的长庆会盟碑，碑文有汉、藏两种语言，再三强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叶同社稷如一”或“令社稷叶同如一”，“叶同社稷如一家”¹²¹。唐、蕃间长期的交往推进了吐蕃与中原的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融，奠定了13世纪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的民族心理基础和政治价值取向的基础¹²²。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后，整个藏族区域陷入了分裂状态，形成了许多互

116 索南才让：《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刻揭批达赖集团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西藏民族学院报》2008年4月10日第2版。

117 孙悟湖：《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西藏研究》，2006（4）：36-43。

118 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2）：114-131。

119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9年7月27日，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120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7）：619-623。

121 张帆、苏银成、汪志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访西藏社科院副院长孙勇》，《人民日报》2009年2月26日第004版。

122 《怎样认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网站。

不统属的割据势力，其中一些与内地邻近的吐蕃部落和地方割据势力首先向“五代十国”的一些小朝廷纳贡、请封和请求派官治理，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宋朝建立后，吐蕃各主要部落与宋王朝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密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吐蕃部落多次“献地内附”或请内地政权派官治理，这在宋朝以前是极少见的事；二是各主要吐蕃部落的首脑人物受官于宋廷要多于唐朝和五代；三是吐蕃各主要部落与宋朝之间很少发生战争¹²³。例如由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唃廝囉政权就与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贡赐关系¹²⁴，其中唃廝囉本人就被宋廷封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保顺军节度使观察留守”“保顺军节度使”“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洮州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武威郡开国公”“常乐郡公”“武威郡王”等名号，其后代的一些重要人物甚至还接受赐姓命名¹²⁵。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大分裂时期藏区仍与内地政权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13世纪中叶蒙元政权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正式将西藏纳入了统治范围，至此西藏与内地政权的关系就不再是并列关系而是上下级隶属关系，对此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关于元朝及以后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历史事实，学术界进行过大量的梳理，基本所有涉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主题的论著，以及有关西藏历史的著作，如《藏族简史》¹²⁶、《简明西藏地方史》¹²⁷、《西藏地方古代史》¹²⁸、《西藏通史——松石宝串》¹²⁹、《西藏地方史通述》¹³⁰、《藏族史要》¹³¹、《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¹³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¹³³、《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¹³⁴等都有涉及。下面，拟就目前学术界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按时代顺序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元朝完成统一之前，蒙古政权就已经开始经略西藏，首先是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之邀到凉州（今甘肃武威）传法，并于1247在凉州正式议定西藏归属的协定，包括呈献图册、缴纳贡物和接受派官设治等，之后这个协

123 郑汕主编：《西藏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66。

124 杨晓青：《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间的“贡赐贸易”摭议》，《中国藏学》，2008（4）：56-60。

125 《从藏族历史看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8（3）：1-8。

126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藏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27 罗广武编著：《简明西藏地方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

128 《西藏地方古代史》编委会编：《西藏地方古代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

129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6。

130 罗广武、何宗英编著：《西藏地方史通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131 王辅仁、索文清编著：《藏族史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132 王家伟、尼玛坚赞著：《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

133 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134 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

定得到了全藏僧俗首领的普遍拥护。1279年元政权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宣政院来直接管理西藏地区的军政要务，同时还建立了西藏萨迦地方政权以及地方军政机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上隶属宣政院，下辖十三万户府、千户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元朝中央还派官入藏、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建立驿站和派驻军队等，开始了对西藏的全面施政¹³⁵。元朝灭亡以后，明朝继承了对西藏的管理，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贡市羁縻的政策，通过划分行政区、因其故俗任命僧俗官员、封授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恢复驿站和茶马贸易等方式来行使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职能。此时代表西藏地方较大政教势力的帕木竹巴政权及萨迦和噶玛等教派也纷纷上缴元朝封号印信而改受明朝封赐，相继纳入明朝治下并与明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

进入清代，中央政权加大了对西藏的经营力度，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清朝皇帝分别于1653年和1713年册封了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立了他们的封号，以及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27年清廷又设立了驻藏大臣掌管西藏军事、外交和财政等重大事宜；1751年乾隆皇帝敕命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并授予行政权力；1793年清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包括建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达赖和班禅等大活佛的寻访认定都要经朝廷批准，该做法由此成为历史定制。这些政策都充分表明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达赖喇嘛是清廷的属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着绝对的控制¹³⁶。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维持着对西藏主权的宣称和控制。中华民国一成立就宣布她是合汉、满、蒙古、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第一部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也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九世班禅率先在南京建立办事处，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派人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1931年和1936年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方面都派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当局派部队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到拉萨，同时颁布了免于掣签，准其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的政令，并按惯例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坐床典礼。1940年4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正式成立，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还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大会，详细材料可参见《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135《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8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网站。

136《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谁也无法改变》，《人民日报》2009年7月6日第16版。

方的关系》¹³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进藏,进行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了西藏地方的繁荣和发展。

从上面这些史实可以看出,自元代开始西藏地方就一直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没有断绝。除文献证据外,还有大量的文物证据如官方文书和印章等也证明西藏自元代以来就已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¹³⁸。

4. 经济交流的雄厚基础

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是藏汉民族,以及西藏与祖国内地不断趋向密切的重要因素¹³⁹,为西藏归入全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¹⁴⁰。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青藏高原就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内地存在相互补充的经济交往;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在政治交往的大背景下,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也得到发展,形成了“吐蕃丝路”的“唐蕃大道”。唐宋时期兴起的茶马贸易更加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由于茶马是彼此不可或缺的生活或战略物资,促使西藏与内地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推进了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进程¹⁴¹。关于元代以来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亦可参见《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的“经济文化关系”部分。

5. 地理格局因素

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对西藏文明发展的影响早已引起了石硕、张云、罗广武、王小彬、朱普选等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西藏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只能是中国内陆¹⁴²。西藏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其南部和西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¹⁴³,与印度等

137 祝启源、喜饶尼玛著:《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138 a. 冯智:《西藏文物见证汉藏文化交流》,《西藏大学学报》,2009(1):95-101; b. 孙闻:《史实胜于诡辩——国家档案局公布元代以来部分涉藏档案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日报》2008年4月9日第004版; c. 李亚杰:《史实俱在不可欺——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人民日报》2008年4月27日第004版; d. 李宏辑:《万世不朽的见证——文物见证西藏自古至今属于中国》,《西藏发展论坛》,2008(4):56; e. 白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档案局公布15件珍贵的藏事档案》,《中国档案》,2008(5):7-8。

139 《论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23-41。

140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141 《论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23-41。

142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光明日报》2008年5月5日第003版。

143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南亚诸国间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¹⁴⁴；而东部和东北部则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存在与内地联系的缺口和河流（黄河等），地势也相对平坦，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地缘优势，使两地在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彼此吸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关系¹⁴⁵。由此可见，地理环境是影响西藏文明不断向东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西藏文明最终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重要原因¹⁴⁶。

6.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历史必然

石硕先生较早地提出和论证了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西藏的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这种文明的自身发展是不断地呈现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并与中原文明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与交汇。这种碰撞与交汇的结果是使西藏及其文明最终被纳入了中原文明的体系之中”¹⁴⁷。这种认识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已有不少学者在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时使用了这个成果。关于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原因，石硕先生提了两点：第一是由西藏文明自身的内涵及其地缘性所决定，第二是由西藏文明与周边三大文明的关系所决定。其中前者是根本原因，后者是外部原因¹⁴⁸。对于上述内容，石硕先生在他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¹⁴⁹等文章中有过详细阐述。与一般研究不同的是，石硕先生的研究是从西藏自身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来探讨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原关系的形成问题¹⁵⁰，是从历史、社会和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上去认识西藏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为什么会是中国一部分的动因，其结果有力地回击了那种认为是中原政权或中央政权通过军事手段等外力因素将西藏被动纳入中国版图的片面观点，从深层次把握了西藏“主动”成为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7. 历代中原政权或中央政权的着力经略

虽然西藏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不断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但唐、宋等中原政权和元及其后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经略也是证明和确保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重要依据。关于历代中原政权或中央政权如何经略西藏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前文有关西藏地方与祖国

144 格桑益西、保罗：《西藏：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西藏日报》2008年7月16日第005版。

145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146 《西藏归于全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1）：6-12。

147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2。

148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4。

149 石硕：《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中国社会科学》，1994（6）：167-176。

150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3。

政治关系部分。除了历代中原或中央政权着力经营、西藏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西藏文明发展方向的选择外，张云先生还将汉藏等兄弟民族的长期交流，以及在心理、文化和政治上不断认同的过程也视作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必然因素¹⁵¹。

四、问题与思考

虽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成果，但亦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不在于具体的意思和表达上，而是在该说法的具体论证，以及某些概念的阐释上。下面就着重从学理层面对这个说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就笔者的一些思考进行陈述。

（一）理论依据的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提出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如“共创论”和“自古论”、历史中国疆域理论，以及民族政权与历史中国关系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价值在于给了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如何契合好历史与现实间差异的一种新视角，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些理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实际时还存在局限。

首先来看“自古论”和“共创论”。这两者是一个整体，共同概括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特点，但若是将“自古论”用到某些具体区域或对象上还值得深入探讨。葛剑雄先生曾多次强调我们在论证某些区域属于中国的时候，往往喜欢用“自古”二字来作为时间维度，“似乎不找到一点‘自古以来’的证据，一个地方归属于中国就失去了合法性”¹⁵²。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对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在学理上的进一步完善与充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让我们去思考除了用历史疆域等标准来将吐蕃及以前的西藏划分在历史中国之内，此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标准和依据？因为若按谭其骧先生“历史中国”的疆域理论来看吐蕃版图时，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吐蕃版图扩张到最为宏大时，其中有很大部分已经在谭其骧先生所划定的历史中国疆域之外。那么，这部分版图与吐蕃政权、历史中国，以及现今中国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这显然

151 《论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问题研究（增订本）》，2008：39。

152 葛剑雄：《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感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8。

不能用谭先生解决高句丽的方法来一概而论。这是因为，藏族并未迁移到中国历史疆域之外去另建政权，其政治统治一直存在于这片区域之内，只是所控制和占领的领土范围有所变化而已。因此我们认为，在面对不同层次的问题时，在涉及空间范围时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某个时期的历史疆域，而应通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去客观地去看待这个空间范围。即便吐蕃的疆域一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西藏也仍然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除开疆域这一条标准之外，还有文化、族群、历史等诸种关系的客观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更加丰富的资料，从更加广泛、深入的视角来综合研究阐释这一命题。

（二）论证方式与材料的问题

为了使“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更加客观可信，学者们综合运用了多学科成果来进行论证，但在具体论证方式和材料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1. 证据的不平衡性

材料举证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时段举证的不平衡（纵向的不平衡性），二是不同学科证据的不平衡（横向的不平衡性）。首先是不同时段举证的不平衡，这在研究早期阶段西藏与内地关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多识教授指出的那样，“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¹⁵³。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西藏考古工作的开展，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仍然薄弱，其中尤以西藏早期文明时代的空缺最为明显，从而影响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法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例如，虽然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面貌是目前西藏考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但却并非缺环。本文作者之一在《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¹⁵⁴《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¹⁵⁵《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¹⁵⁶《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¹⁵⁷等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来认识西藏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之间的关系，但却未被

153 《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2）：39-46。

154 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1991（2）：88-96。

155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1）：43-50。

156 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7）：650-661。

157 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437-447。

学术界很好地运用到本文主题的论证中。即使进入历史时期之后，不同时段举证的不平衡也仍然存在，例如五代、宋这一阶段，目前学术界在论证宋代西藏与内地政权的关系时一般只列举了宋王朝与河湟地区唃廝囉政权之间的政治联系，对其他广大区域的联系则基本没有涉及。

另一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学术界在论证西藏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与内地的联系时，往往偏重于考古材料，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到吐蕃王朝及其以后，则又主要偏重文献材料而忽视考古实物资料，在论证时也主要偏重于政治方面而忽视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在论证方法上视野不够开阔。如同有学者批评的那样，“这种对于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某种偏见，而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¹⁵⁸。证据使用不平衡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论证本文主题时所用的观点和证据雷同，缺乏新意且结论雷同。究其原因，在于学术界未能真正做好多学科的结合，在运用相关学科成果时也缺乏对这一学科内涵的深入和全面了解。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汲取各个学科的成果，就会达到更加科学、客观、全面的认识水平。例如，在证明汉藏人种与血缘同源的观点时学者们往往会用到早期内地人群向青藏高原迁移的证据，但依据一般是简单的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的对比，其实还有更直接的体质人类学证据表明现代藏族东部类型人群与商周时期居住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人群存在密切关系¹⁵⁹。但这类材料却基本不见被学术界使用，使论证过程和举证呈现“平面化”趋势。

2. 忽视西藏文明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学界在论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一般是将西藏与内地进行比较，研究者往往只注重西藏与内地文化具有共性的内容，而对于西藏文明自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与域外文明的联系则采取忽视态度，或轻描淡写，由此影响到认识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西藏文明虽然与祖国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渊源关系，但由于所在的地理环境特殊，西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色，而这些区域特色并不代表西藏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中华文

158 《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2）：39-46。

159 a. 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3）：381-413；b. 韩康信：《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古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2000（3）：395-420；c. 张君：《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考古》，2001（5）：80-84。

明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在多元一体的大背景下，各个民族依据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各自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因地制宜地创造和传承着自己的文明；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如此强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生命力，这也是为何西藏这片具有独特自然和文化的区域能够被纳入祖国的深层次因素。

除了忽视西藏的地域特色外，对于西藏文明的多样性也关注不够。杜齐先生曾指出：“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伊朗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区。”¹⁶⁰然而学术界在论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时，对于西藏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以及其与域外文明的联系则较少涉及，虽然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开始被部分学者所关注，如《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¹⁶¹《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¹⁶²《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¹⁶³《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¹⁶⁴《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¹⁶⁵等论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总体而言仍显薄弱。西藏作为我国的边疆地区，区域位置特殊，是与域外文明进行交流的前沿地带，出现许多外域文明因素是正常的，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客观事实，反而应该进行深入认识、探讨为何西藏即使与域外存在着诸种联系，但却并未成为外国的一部分，而始终围绕着中原文明发展的历史原因，并由此证明西藏文明对于祖国内地的向心性。

除了承认西藏与域外文明存在诸多联系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西藏文明内部存在着多样性。从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区”到后来的吐谷浑、附国、东女国、象雄、苏毗、雅隆等众多的部落都各有其文化上的特点，虽然吐蕃王朝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但这种存在于吐蕃社会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并未消失，至今西藏仍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藏民族内部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藏族的体质特征也不全部一致¹⁶⁶。认识到西藏文明的多样性有助于正确认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有助于我们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藏独”势力，走出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单一文化来源论”“单一民族创世论”以及“单

160 G·杜齐著，向红笈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65。

161 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162 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中国藏学》，2013（2）：5-24。

163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64 霍巍：《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考古》，2009（11）：77-85。

165 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1）：82-94。

166 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文博》，1991（6）：6-15。

一宗教文化论”这三个误区¹⁶⁷。最后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学界在讨论西藏与内地关系时主要强调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涉及藏族与满、蒙古民族的关系，但对于与藏族关系也同样密切的羌族、回族等其他内地民族则很少论及，其实这些民族也与藏族有着密切关系，在和藏族一道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中也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都是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当加强的薄弱环节。

3. 材料运用和阐释的问题

在材料的运用和阐释方面，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仅以考古材料运用中的一例来加以说明。例如前文中曾指出的那样，有的学者在说明西藏新石器文化来源时，认为西藏新石器文化是由外地传入，而且还列出了传播路线，即“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云南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上述这种单线文化传播关系不仅在理论上不客观，而且也缺乏比较准确的考古学证据，仅依据某些考古学文化要素的关联就做出如此长时段的文化及人群发展脉络的阐释，其实也并不科学。我们在利用其他学科成果作依据时，必须准确和全面地了解 and 认识这些成果的真正学术内涵，不对相关材料作过分和随意的阐释，也不能只采用对自己有用的材料而忽视其他互有关联的材料的整体性，否则会使观点和结论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三）结论仍需要完善和准确

虽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已成为当下最主流的认识，但必须注意到对这个观点的论证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准确，特别是对“自古”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早期西藏文明与内地的关系问题上还需要深化认识。要完善这个表述，必须在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其中理论依据的完善不仅仅是历史中国疆域、古代民族政权的历史定位等方面，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要深入探讨西藏文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国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等问题。至于事实依据方面，首先应继续深入发掘资料，坚持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充分和全面地利用多学科的成果，为这一表述提供更丰富的证据。在深入和全面认识西藏历史特别是早期历史时，为使“自古”的提法更加有理有据，就必须特别重视考古学的作用，通过具有实证意义的考古材料的研究，来构建西藏文明特

167 翟新颖：《霍巍：走出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三个误区》，2013年4月27日，中国西藏网：http://www.tibet.cn/news/index/xzyw/201304/t20130427_1881723.htm，2013年7月12日。

别是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

结语

综上所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表述是在对西藏历史与文明长期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其之前还有“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等不同表述；这些表述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是在近代以来同西藏分裂势力和外国反华势力所鼓吹的“藏独”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在与“藏独”谬论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经历了论证方法、研究理论和认识水平的全面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和政治高度统一的理论高度。由于“西藏”与“中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概念，不同时期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及表现形式并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西藏自身历史、文明的发展和特点，同时也要注意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做到理论与具体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从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总体规律上去理解西藏与祖国“是历史造就的统一体”¹⁶⁸。

- ◆ 霍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李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¹⁶⁸ 恰白·次旦平措著，格桑益西译：《明辨是非 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研究》，2008（4）：1-7。